東北日報

第九十六期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遼北羣衆」半月刊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內容有：
時評：爲實現東北的和平而鬬爭
加緊開展減租鬬爭（短評）
對教育界的希望　劉辛柏
奴化教育對東北學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陳宇
辛亥革命（歷史常識）　于伯純
毛澤東——中國人民的領袖（人物誌）
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歌曲）
一個電話生的上隊（文藝）　魏東明
地方新聞：數則

茅盾先生傑作
腐蝕
描寫在中國反動派特務政策下青年的極端痛苦。欲瞭解反動派的罪惡，不可不讀。
各地東北書店
遼東建國書社　經售

來論

重慶反蘇事件與東北

陳先舟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不久，特務份子們與一些法西斯政治陰謀家們，繼二月十日重慶較場口暴行事件，又發動反蘇遊行，現已擴展到上海和北平。這一系列的陰謀行動，不是偶然的，乃係一黨專政必然的發展。

這次停戰命令，和政協成就，在執行上，雖然還沒達到預期程度。但是國內和平團結民主建設的基礎是奠定了。一黨專政堡壘，被國內外巨大的民主勢力突破了。特務份子和法西斯政治陰謀家們發動內戰的陰謀遭受了最大的打擊。政協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準備了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是直接的給民主力量以重大的威脅。第二個策略，是把東北內部政治問題，轉變爲國際問題——國家主權問題，放在政協會議之外。

黃炎培、張申府兩先生之家被搜查，二月十日較場口暴行，這是第一策略的初步表現。二月十六日在重慶召開的旅渝東北同鄉大會，主張加强「武力接收東北」，並「要求撤換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會後發動一次幾百人小規模的反蘇遊行。二十二日重慶的學生約七千餘人，又舉行了一次比較大規模的反蘇遊行。所提的口號中有「蘇軍必須撤出東北」，「打倒新帝國主義」，『我們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耻辱』。利用這些對外口號，刺激人民，掩蓋對內破壞政協決議的陰謀，這是第二策略的表現。他們這一套把戲，我們相信遮蔽不住人民的巨眼，更嚇不住民主的力量，只能延緩政協決議的執行，而不能破壞政協決議的成就。

首先讓我們分析這些傢伙利用東北問題，提出反蘇的用心吧，他們要求「蘇軍須立即撤出東北」，以保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這是對的，可惜他們的話說的不是時候。在去年十一月間，和本年一月間，蘇聯曾兩次撤兵，經政府要求，延緩了兩次撤兵，他們怎麼不肯要求政府，不要因對內問題，請求蘇聯撤兵延期？那個時候，他們的愛國心，愛護東北心，丟掉到那裡去了？今天因爲「武力接收東北」，遭受人民民主力量的反對。於是硬昧着良心，說什麼接收東北，是接收國家主權，這是不是眞正愛護國家愛護東北呢？試問所謂「加强武力接收」，是爲由蘇聯軍手中接收準備的武力，抑是爲由人民手裏接收準備的武力呢？這很明顯的證明着：東北若是變成他們獨占私有，就什麼都不說了。領土與主權，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若是不能變成他們的獨占私有，就提出領土與主權完整，並一口咬定還是「非法政權」，還是要「加强武力接收」。用「接收主權」口號，以欺騙國人。把東北土地人民變爲他們的商品，這樣，他們捫心自問能對起東北人民嗎？

他們的口號『我們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耻辱』，你聽這句話，說的麼響亮啊！今天的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的外交政策，是個和平外交九政策。不像「八一五」以前的日本，是個法西斯侵略國家。因此東北不僅在今天遭受不着『第二次「九一八」的耻辱』。就是在未來，也不會遭受『第二次「一八」的耻辱』。他們這樣關心東北，眞叫我們東北人民啼笑皆非。讓我們回憶他們在第一次「九一八」的態度吧，東北自從「九一八」被日本侵略者侵佔的那天起，從沒聽到他們提到東北問題。他們經常說的是『東北人沒出息』「失掉了東北」，普遍的卑視東北人。就在「七七」抗戰以後，東北抗日武裝和救亡團體，經過八年之久，沒有給過半點的幫助，所給與的只是壓迫和摧殘。在東北人民經日本侵略者十四年的統治，過着苦難重重的日子。「八一五」解放後，比國內任何部分的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民主。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東北人民不能與國內人民平等享受，這顯然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他們如果眞愛護東北人民，爲何不替東北人民鄭重的提出抗議？反利用這個機會，作爲自已政治鬬爭資本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東北人民不能不提高警覺。

東北問題能不能用反蘇行動，就可獲得解決。我們肯定的回答，不能。反蘇行動的結果，恰如民主同盟張瀾先生所說：只能增加解決東北問題之困難。使東北人民，又要長期的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得過着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中國在這次民主反法西斯戰爭中，我們不僅受到災難，同時也受着考驗。我們應該知道，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的今天，我們唯一的出路，是促進同盟國團結，長期合作，造成世界持久和平和安定。在這世界持久和平和安定中，努力建設，以期迎頭趕上。若爲少數人之政權打算，拿國家當兒戲，單獨舉起破裂同盟國旗幟，整個國家民族前途是不可想像的。

有的人謂這些傢伙們，利用東北問題的糾紛，可以引起美蘇間的矛盾，擴大這個矛盾。引起美蘇戰爭，燃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火焰。他們可以不勞而獲從中漁利。殊不知美蘇之間，存在着矛盾，這是眞的。但是美蘇兩國合作的利益，遠超過兩國間的矛盾，兩國都需要有個持久和平和安定世界。因此，他們在戰爭期間，在戰爭後的今天，克服着一切分歧，而日趨於團結。不會因爲東北問題，使美蘇的團結，達到破裂程度。況且中蘇友好條約之基石，在開羅會議和克里米亞會議的時候，係經美國故羅斯福大總統提出的。所以說中蘇友好條約，是同盟國友好條約的一部分，而不是中蘇兩國單獨的問題。因此，美國只能促進中蘇團結，而不會希望中蘇兩國破裂。撤換赫爾利大使，特派馬歇爾元帥來華盡最大斡旋力量，促成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足可以證明美國對華的政策。

有的人又謂反蘇企圖，既然造不成美蘇戰爭，那末這些特務份子和政治陰謀家們，爲什麼這樣的作？他們這樣的作，如果不幸的引起中蘇衝突，他們怎樣辦？讓我們從過去歷史上看吧，東北沒有事的時候，他們爲制服東北，就要挑動事件，民國十八年東北與蘇聯的衝突，就是個例子。結果東北軍民受了很大的犧牲，他們還不是坐山觀虎鬬嗎？「九一八」事變，他們一面唱着「國家之强弱」、「不在版圖之大小」、「不許衝突」、「絕對抱不抵抗主義」。由於這些事實，證明着他們對於東北一向存着委棄於日本的思想，現在千方百計的，要想把東北拿到他們手裏。若是拿不到的時候，就要造成一些事件，使東北人民不得安。這次的反蘇，又是舊調重彈，我們對他們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無人性」。

解決東北問題的眞實辦法，我們的意見是這樣：

蘇聯對東北沒有侵佔的野心，根據他們國家社會性質，確定他們和平外交政策。對任何鄰邦，他們都願和平友好共處，只要是不侵略蘇聯。而他們時刻提防的，時刻準備的，不是爲的侵略鄰國，而是防備鄰國侵略他們自己。

東北現存的民主聯軍，及地方民主政權。其中有自「九一八」起抗日的抗日聯軍、地下軍，有自「八一五」解放後，爲控制敵僞暴動的人民自衛軍，有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有自「九一八」後抗日救亡團體的人士，及舊東北軍一部分。這些力量，在過去是抗日救國力量，在今天是民主建設力量。政府應該承認其合法，在民主統一基礎上，謀求共同協議，解決東北問題，共同努力東北民主建設偉業。不然的話，抹殺現實，認爲地方民主政權，是非法政權，民主聯軍是非法軍隊，採取武力制服政策，不但消滅不了這些力量，而且這些力量還會一天一天的壯大起來。因爲他們的生長，有他的社會因素，有他的人民基礎，他們不能放下武器，聽憑特務份子及政治陰謀家們的宰割。

總上所述，特務份子及法西斯政治陰謀家們的反蘇行動，是與國家民族利益相違背的，更與東北人民利益相違背的。我們站在國家民族和東北人民利益觀點上，要求政府從速停止運大批軍隊到東北打內戰。東北的軍事衝突，由軍事三人小組，商定解決原則，交軍事調處執行。地方民主政權問題，由國共兩黨及東北人士，在和平民主綱領原則下，謀求合理的解決。

東北人民應該認清特務份子和法西斯殘餘們的反蘇陰謀，不要受他們的欺騙。現在，大家要睜大了眼睛，團結起來。我們東北人民，要作東北問題的主持者。反蘇是違背我們和平民主繁榮的利益。和蘇才與我們和平民主繁榮利益相一致。我們大意不得，忽視不得。

編者按：陳先舟先生通化人，曾留學日本習電氣科學，歸國後，任東北無線電總台長，國民黨吉林省黨部委員，九一八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先後爲東北義勇軍後援會、東北救亡總會、東北民主政治協會負責人之一。此次陳先生由渝抵安東，將往長春，繼續民主政治協會工作。

白希清、蘇星閣、王樹章三先生

堅主東北和平民主

反對國民黨當局派大軍進行內戰
擁護中國共產黨對東北問題主張

（本溪訊）東北問題已成爲東北人民最關切最憂慮的問題，同時也是到了東北人民緊急行動起來維護東北和平民主的時候，因之記者特走訪本地知名人士省參議會議員白希清先生、蘇星閣先生、王樹章先生，承蒙發表談話如下：

白希清先生，東北解放前曾任瀋陽市小河沿醫科大學病理學教授，解放後積極從事民主建設事業，被選爲瀋陽市市長兼省府衛生署署長。白先生直爽坦率的告記者說：東北人民要能眞正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翻身抬頭，首先就要自已作主，也只有這樣，才會有和平，人民元氣始能恢復，從事各種建設。因之，個人對中共中央發言人對東北問題之談話衷心贊同。今天東北人民不問什麼黨派，甚麼軍隊，只要是致力於和平民主團結建設的，就擁護他，否則就反對他。現在東北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軍隊和政府，勿庸再派大軍和大批接受人員到東北來製造戰爭」。記者又詢及對重慶反蘇反共事件的意見，白先生憤慨的回答：『這是反動份子進行反蘇和陰謀破壞政協決議的手段。蔣主席兩次要求蘇聯延長駐兵時間，等接收部隊到達後再撤退。爲什麼又以此來借口反對蘇聯，破壞中蘇友好關係呢？』

蘇星閣老先生就緊接着激憤的說：「十四年亡國奴滋味我是極嘗够了。東北淪陷後，人民遭受了那樣的塗炭，政府從未過問一次，今天人民自主了，却來殺東北人民，這算什麼政府呢？因此我殷切的希望軍事調處執行部派人來調查研究事實眞相，同時建議各省參議會選派代表，共同開會研究成立東北聯合自治政府。」最後談話的是王樹章先生，四十五歲，曾任東北軍的軍官，九一八前任黑龍江省林甸縣長，後又任五十二軍六九一團團副，抗戰後和呂正操將軍一同轉戰敵後八九載，反攻大進軍後，趕赴家鄉，現任遼寧省政府秘書處長。王先生對記者說：國內和平實現，東北却成爲內戰的戰場，實令人痛心疾首。我堅決主張：東北問題絕不能用武力解決，要用政治協商軍事調處解決，而且必須遵照東北人民的意志，這樣才是合理的。中共中央的主張是符合東北人民的要求，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個人堅決擁護」。

自治軍五十八團剿匪屢獲勝利
榮獲縱隊通令嘉獎

（東豐訊）人民自治軍五十八團於法庫、懷德、伊通、清原等地區清剿敵偽殘餘及剿匪作戰，屢獲勝利，為民除害，安定社會秩序。各次戰役擄不完全統計，擊潰斃傷俘敵近八千，繳獲長短槍一千二百餘支，機槍七十餘挺，炮二門，戰馬八十四。於本月十日縱隊司令部通令嘉獎該團全體指戰員，並號召全軍向該團學習英勇戰鬥精神及機動靈活的戰術。原文如下：『我縱隊二十旅五十八團自進入東北剿匪作戰，屢獲勝利，去秋法庫剿匪除少數匪徒漏網外，大部殲滅，俘敵近千，繳輕重機槍十餘挺、長短槍四百餘枝。去冬懷德數役，擊潰敵三千餘，斃傷俘匪近千，繳獲輕重機槍二十挺、戰馬八十四、長短槍二百餘支。今春又於伊通與敵偽殘餘勢力千餘（內日軍百餘）作戰，該團一個營與敵偽血戰竟日，反覆衝殺，終將敵完全擊潰，殺傷敵數百人，俘日兵二十餘名，偽軍數十名。二月二十六日，該團以迅雷之猛姿，排除雪地行軍之困難，奇襲清源境內之土匪，將敵全部殲滅，生俘匪徒千餘，獲輕重機槍四十餘挺、長短槍三百餘枝，我僅傷六、亡一，該團乘勝利雄威，又襲另地土匪，生俘匪徒四百餘，長短槍三百餘枝，輕機一挺，手炮二門。該團繼承我軍光榮的戰鬥作風，以小的代價，取大的勝利，對於該團指戰員為人民英勇犧牲的精神，克服困難的頑強意志，以及戰術的機警靈活，屢次完成上級任務，立下剿匪肅清敵偽殘餘勢力之戰功，致以崇高之敬意！對歷次戰鬥中陣亡烈士與負傷人員致以沉痛的哀悼與誠摯的慰問！各級政治機關，應認眞安葬烈士與撫恤家屬，並傳令嘉獎該團參加歷次戰鬥之指戰員，集體記功一次，我們特別號召全軍，向你們學習，希望你們檢討經驗，教訓，繼續努力，完成剿匪任務，切勿驕傲輕敵。七縱隊司令員萬毅、政治委員周赤萍、副司令員解沛然、副司令員賁一平、政治部主任王振乾。』

吉林民主政治促進會
召開首屆執委會
一致要求實行地方自治
創辦民主報以促進民主

一月三十號，在吉林三陽飯店的會議室裡，吉林民主政治促進會，召開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

吉林民主政治促進會，包括吉林市各界代表人物、民主人士。其中有吉林各中學校長、律師公會代表、吉林師範大學教授、東北電影公司、東北作家聯盟、職工總會、新青年同盟、婦女聯合會、文藝青年研究會、中蘇友好協會、基督教青年會等各機關團體代表。在執行委員會上，全體一致要求實行地方自治。這一代表人民之意志的呼聲，會後立即得到吉林廣大人民的擁護！

職工總會關會長首先激昂的說：『我們國家，三十五年來，雖然名為中華民國，但是實際上卻一直沒有過眞正的民主，今天我們要求政府實踐「還政於民」的諾言，反對強制接收，必須將合法權益交給人民！』袁鐵路局長極憤慨地說：『中央不採納我們東北的民意，將東北人民一筆勾消，不給東北人民自治的權利，甚至華北的偽官，也被中央派來「接收」東北，這對於東北人民實在是很大的侮辱！這不啻把東北人民十四年來翻身的熱望，迎頭澆了一盆涼水！因此，我們堅決要求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讓東北人民實行地方自治！』

在關於這一提案展開討論的過程中，大家一致認為：今天的東北人民，已經從敵人的統治之下翻過身來，再不能忍受任何的專制壓迫，已經覺醒了的人民，再也不甘於受騙了。今天東北人民的迫切要求，惟有和平民主，東北人民自己起來作主人。不管任何人，假如口裡高唱「民主」，實質上卻想推行法西斯的統治，東北人民絕對不能忍受。

為了發揚民意，促進民主，會上並決定出版「民主報」於二月九日創刊。經執委會選出常務委員十一人：謝雨天、溫立成、楊國萃、遲鏡誠、徐國藩、韓君揚、陳夷夫、宋慎德、高景之、楊式群、于化鯤等，當於第二天（三十一號）上午，召開常委會。當場推選熊民且為大會秘書長，趙殿揚為副秘書長，謝雨天為民主報社長，遲鏡誠為副社長，陳守榮為主筆，並確定編輯委員會人選。

吉林省成立
林業清理委員會

（本報訊）吉林省素來就是大量出產木材的地區，偽滿時期曾設「吉林林產公社」，為日寇奪取我國資材的工具，現吉林民主政府為了保管國家森林和現存的木材，並清理以往的木業貸款，特於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吉林省林業清理委員會，並推舉馬德恩、王效明、沈越三先生為該會會長。

人民愛護自治軍
楊老漢送子歸隊

（海龍訊）海龍警衛二營五連戰士楊喜文，他家在牛心頂村小北河屯，父親名楊長林，六十多歲了，最近楊喜文偷跑回家，他父親很不高興的說：『你回來做什麼呢？在自治軍不是很好嗎？』苦苦勸兒子歸隊，楊喜文沒有說的便走了。楊老漢以為兒子聽自己的話回連上了，後來派人上他家去找，才知道他沒有回連上去。楊老漢對派去的同志說：『你們先回去吧，我一定把這小子找着給你們送去。』在三月十五日那天，楊老漢果然親自送兒子到連上來了，他向連長說：『現在軍隊是咱們的，自治軍很好，保護老百姓，年輕人應該當兵啊！你看滿洲國時，又要出國兵，又要當勞工，還有什麼勤勞俸仕，都是替鬼子幹，中國人遭殃！現在咱們東北人民自治軍多好啦，咱家困難，連長還給咱送去一袋高粱米。』說到這裡他回頭叮嚀兒子道：『家裡什麼也不用你管，你好好在連上幹，你再回來，我就打跑你！』最後他又懇切的對連長說：『希望連長嚴格教育，他不聽話，怎樣處理也沒關係。』許多戰士在旁邊聽見楊喜文父親這番話，都很感動，另外一個不大安心在想家的戰士，也不禁連點頭說：『是啊，應該好好幹呀！』（曹宇光、任子春、陳萬才）

（海龍訊）警二營戰士李恩錄自參加部隊後，工作安心，表現很好，大家都很喜歡他。一天他父親來到營上，老漢以為看看兒子就走，但營部卻殷勤的留他吃午飯。這位老漢非常開明，表示異常同意他兒子參加人民自治軍。並告訴他兒子要好好忠實的幹，他說：當民自治軍，比以前偽滿國兵不同，也不像中國從前的舊軍隊，那些兵是壓迫老百姓的，只有人民自衛軍對老百姓才眞好，因此軍隊不管走到那個村子，老百姓都不讓走。又說：有事要向上級掛號，絕不准開小差，給咱家丟人。李老漢當天很興奮，說到下午三點才回去了。（王山）

岫岩三千餘羣眾舉行大會
向貪污份子說理算賬
≈共產黨來了才敢出這口冤氣≈

（岫岩訊）上月二十四日，岫岩三千餘群眾開會，和過去依仗敵偽勢力欺壓人民與貪污的萬興洪算賬。早晨城裡的群眾，成群結隊走進會場，男女老少都高舉着紅綠旗幟，飄揚在整個會場上，上面寫着『我們要翻身了！』『民主政府建立了！』『我們敢訴苦算賬了！』『共產黨是老百姓的救星！』會場周圍站着老百姓自己組織的自衛隊，拿着土木棍，認真的維持秩序。講理大會開始後，群眾一個接一個登台控訴萬興洪的貪污事實。一個十二三歲的兒童，也敢大膽的登台說：『嗯！以前誰敢與萬興洪算賬，一斤高粱米給咱九兩，誰敢疼一聲！』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說：『共產黨來了，這口冤氣也敢吐了，現在咱翻身享福啦，我死也閉上眼睛了！』講理算賬的接連不斷，計萬興洪較大的貪污案件有：扣留配給老百姓的高粱米八十三萬四千四百斤，每斤合價一元五角，共計一百二十五萬一千六百元，扣留配給老百姓的豆油四萬八千斤，每斤若以十五元計，共為七十二萬元，扣留配給老百姓的麵二萬四千斤，每斤以十五元計，共為三十六萬元。還有扣留配給老百姓的大米四萬八千斤，每斤四圓四角計，為二十一萬一千二百元，萬興洪這些貪污事實，都有賬與人證，自知理短，也只好承認退出貪污的糧食，並向群眾承認自己的不對後，始行散會。聞萬興洪現已交出貪污物資一部，餘數正在追還。鬥爭勝利後，群眾莫不喜氣洋洋。

瀋陽通訊
請看今日之瀋陽
宋琦

國民黨「接收要員」們到了瀋陽，第一件事就是忙着「接收」資財，一個倉庫或工廠竟有貼上七八個機關的封條，什麼「行營」、「軍部」、「市政府」、「省政府」、「保安司令部」封……等，互相衝突互相排斥。結果是各自都把物資一大車一大車的往自已私宅裡拉，現在，要員公館簡直成了倉庫，房子裡的東西都快把這些要員們埋起來了。生活的濶綽，要員們甚至自己也沒想到。

要員們除了肥自己的腰包外，便是擴大實力。他們對漢奸、特務、警察不但不懲辦，反而把他們編成了十個「警察大隊」。這些警察特務們眞是無惡不作，無所不為，和偽滿時候簡直沒有什麼分別。他們可以隨時在馬路上把坐在車上的人拉下來，自已坐上去，你要是和他講理，他們上去就是一個耳光，還罵你：『像你們這號子人，就配當亡國奴！』他們藉口去搜槍，到百姓家去搶錢，今年三月，甚至搶到「自己人」偽滿警察廳長齊思明家裡去了，因齊抵抗，竟被打死，當即搶走十餘萬元。

他們又把偽滿軍和當地的一些地痞流氓，組成所謂「新建軍」，但又不給他們發餉和被服，放縱他們在街上公開搶奪。進行搶劫時，先派幾個人在一條胡同的兩頭站好崗，其餘的人便把預先準備好的馬車，趕進胡同裡，停在老百姓家門口，把搶出的東西，一包包的扔在車上，直到把這一條胡同的住戶一家家的搶光，這才揚長而去。

要員們各有個的實力，各有個的生財之道，有時分贓不均，就互相吞併，所謂「東北保安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彭璧生就借口吞併了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李光忱的一部份武裝。

搶劫不遂，或認為有誰礙他們的眼，就進行暗殺。他們專門組織暗殺團（又名鐵血除奸團）「戰幹團」等，專門進行暗殺，特務活動，他們吸收了偽滿特務、警察、地痞、流氓和被騙來的一部份青年學生，據他們自己的統計，從去年到今年一月止，僅瀋陽市就暗殺了二百五十人，現市內每夜都有暗殺的槍聲。

這些國民黨內特務份子們，進行暗殺之外，還廣佈謠言說：『美軍已在秦皇島登陸，世界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滿洲國」快復興了！』等等，迷惑群眾，煽動人心，暗中進行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陰謀活動。現城內大商號都廉價拍賣物品，並把大批貨物運往關裏，國民黨省黨部也藉此人心惶惶之際，『動員』青年學生到北平去『上學』，實則是到北平去在他們欺騙之下，被當作幌子，以便於他們進行反蘇反共反民主的荒謬宣傳。

為了強迫老百姓去歡迎中央軍，組織了『歡迎國軍委員會』，強迫瀋陽市民拿出三十萬元，做為『歡迎費』，因此小戶最少要拿五十元至一百二十元，大戶三千元至五千元，並發動「自動」多捐（實際是強迫多捐），商號住戶都一概按數獻納。惟瀋市首屈一指在偽滿時且有日人投資的大商號吉順絲房，却例外的只交了五元，其內幕不問可知。

歡迎『國軍』，強迫捐錢之外，還要民眾三家「獻納」一床被，一家一條毯子，一雙鞋，（後又兩家或三家合出一雙）其他如肥皂、毛巾、香煙等，也強迫老百姓「自動慰勞」。此外每月還要給「國軍」捐錢，小戶最少需拿三元，大戶一百元，甚至警察的伙食也由老百姓分擔，兩個月一拿，小戶十二元，大戶一百元以上。一切苛捐雜稅，數目統由上邊規定，沒有一定的限度，然後再分派到市、分區、班、組來分攤。這樣，便層層增加數目，層層剋扣、層層貪污，剝削、壓得一般市民，再也喘不過氣來。

其實，所謂「國軍」，當他們初到瀋陽時，士兵穿的破爛不堪，鞋都破了，還有許多兵揹着鴉片煙具，見着老百姓就瞪眼睛，在街上隨便拉市民去作苦工，不去就打，態度和偽滿軍沒有什麼兩樣。現在已經九個月了，「國軍」的生活，依然如故，但老百姓說：『叫花子一樣，中央軍是這樣！』那些捐款、「獻納」，自然是都獻到要員們腰包裡去了。

現在瀋陽人民的生活，在這種強奪勒索和物價高漲的情況下，每況愈下。高粱米已漲至四元一斤，（東北民主聯軍所在地區，只一元五角一斤）大米十二元一斤，（東北民主聯軍所在地區，只二元多一斤），豬肉四十元一斤，（東北民主聯軍所在地區只十二元到十五元一斤）。一次，在國民黨政府召開的一個什麼會上，一個工人代表曾提出：『八一五光復後，由於蘇聯紅軍救濟糧食、款項，貧苦工人才維持了這幾個月的生活，但現已吃光，中央來了，工廠又沒開工，政府對這些失業工人，也應該想個辦法呀！』國民黨政府的要員們，不但沒給予具體答覆，竟毫不理會。

現在瀋陽市民普遍這樣反映着：『中央要員們到了瀋陽，除了想法找錢，肥個人的腰包外，其他毫無辦法』。『八路軍在的地方，百姓就是穿個靰鞡（農民穿的一種牛皮鞋）的也能見個官，這兒要想見些中央老爺們可比登天還難，這些人的架子比偽滿時還大，一句話不對，就罵你：『亡國奴的架式！』『唉！要眞是叫這些傢伙來管治東北，那咱們東北人就沒有活頭了』。

三月十八日

民主同盟表示

如國民黨不遵守政協決議 將拒絕參加國府及國大

並力主速派執行小組來東北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渝廿二日電：民主同盟今日表示，如國民黨不遵守政協決議，民盟將拒絕參加國民政府及國民大會。該同盟表示：「內戰正在威脅東北，如不盡速派遣執行小組至東北，則內戰將擴大至全中國。」該黨負責人之一羅隆基宣稱：「民主同盟與共產黨要求國府委員會四十席中之十四席，留與國民黨二十席，無黨無派及小黨派六席。」並稱：「如此要求被拒絕，而僅佔少於十四席的位置，則民盟即可能拒絕參加此種政府，雖然青年黨方面諸商過、而上述數字即已指出國府委員會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表決，國民黨仍舊佔優勢，因青年黨是親國民黨的。」又據羅氏宣稱：「政協會綜合委員會，將於星期日或星期一討論會議所達到協議的條文，並可能討論聯合政府的各部問題。」羅氏說：「政府一再要求少數黨派提出國府委員名單，但民盟要求行政院及地方政府的名單同時準備。」民盟聲明：「如果當權政黨不遵守政協會協定的話，民盟保留不參加國民政府或五五國民大會之權。」他並譴責國民黨在許多地方壓迫少數黨派，包括重慶在內。民主同盟並聲明：「非至東北情勢獲得正當解決，並且非至聯合政府勝利組成和政協憲草通過之日，我們不能過於樂觀。」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梁漱溟先生今日下午二時，由延乘機飛渝。梁氏係十四日抵此。逗留期間曾訪問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並前往參觀與滿有及延大等地，毛主席特設宴招待于中央辦公廳，並舉行歡迎大會。會後演劇助興。

伊朗受英美慫恿

將蘇伊問題提交安理會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綜合華府訊：在英美慫恿下，伊政府違反安全理事會關於蘇伊直接談判解決問題之決議，已將蘇伊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聯合國秘書長萊氏廿日宣佈，伊朗廿九日將蘇伊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並議蘇軍之延緩撤退，及「干涉」伊朗內政。廿日萊氏稱：此一問題，對於廿五日安理會開會時作為臨時日程提出，予以批准。同日蘇駐美大使葛羅米柯向萊氏要求安理會延期至四月十日召開。二十一日，葛羅米柯告記者稱：「我們認為會議應當展期，這是唯一合理的辦法。因為莫斯科與德黑蘭間仍在經過外交途徑，舉行談判中。展期將使蘇伊間的分歧更容易解決。聯合國討論蘇伊問題的行動，將使蘇伊間之形勢更為複雜化。」蘇聯延期開會的要求提出後，遭到美英和伊朗的反對。杜魯門於一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將於星期一開會的安理會，不予展期，屆時將討論伊朗對蘇之抗議。」杜氏更稱：「戰時由美英蘇領袖處理問題，現在應由聯合國機構處理之。假使世界要有和平，聯合國機構必須負此責任。」伊朗胡幸、艾拉博士（伊朗反動派之一）廿一日亦宣稱：「伊朗反對安理會延期舉行」。

按伊朗問題為目前英美帝國主義份子，反蘇事件之一，彼等企圖奪取伊北石油開採權，並陰謀藉此以達建立中東反蘇陣地。

美共領袖福斯特 抨擊美現行外交政策

新時代雜誌斥責美「原子獨裁」份子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法新聞處紐約訊：美共領袖福斯特同志，日前向美國人民發表演說，對邱吉爾在富爾頓的演說表示抗議。並把他的演說與希特勒的反共陰謀相比。此外極力抨擊美現行外交政策，並提出如下各種問題，以示譴責。（一）原子彈秘密。（二）佔領冰島根據地。（三）英美法三國對西班牙問題發表共同宣言，而不與蘇聯磋商。（四）美獨自管制日本。（五）美軍留駐中國不行撤退。（六）杜魯門總統竟稱道邱吉爾演說。福斯特最後號召美國工人，應共同努力，以增強反法西斯的團結，並將壓力加諸政府，俾使政府對蘇聯採取友好政策。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莫斯科廣播：蘇新時代雜誌昨日斥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正在企圖利用原子彈的發明來在外交問題上進行賭博。「新時代」稱：『他們（按指美國帝國主義份子）揮舞賣弄他們的原子武器，其目的與各國的和平安全毫無相似之處。美國軍界人士，並已在阻撓為着和平目的而使用原子能。』該雜誌指出：美國的「日本制度」，「在此制度下，軍人控制了工業、政府與科學底擁護者，正在阻撓原子能合作的建立，而美反動報紙，正在鼓吹美國建立新原子帝國主義及原子獨裁」。

解放三日刊 橫遭特務壓迫

（新華社重慶二十三日電）中共代表團頃致函中宣部吳國楨，要求立電北平當局，制止特務警對北平解放三日刊的非法摧殘。按：該刊自二月十日出版後，深得平津人民愛護。但自第二期起，即屢遭特務憲警之壓迫威脅，如禁止報販推銷、沒收報紙等。

在英美支持下 希臘政府堅持偽選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綜合報導：在英國政府堅持和美國政府支援之下，希臘法西斯三月三十一日的偽選，據一般估計，仍將「按計劃進行」。希臘索福利斯總理所代表的自由黨，在以希臘民族解放陣綫為首的全國進步人士抵制運動中，成為目前準備參加偽選的唯一中間黨派。據美國務卿貝納斯十九日發表之聲明，亦堅持希望按期實行。另據稱：「美國派觀察團赴希臘監督選舉一事，業已準備就緒，即將會同英方，分駐希臘各地，實行其觀察之任務。」蘇聯則堅持反對偽選，二十一日消息報說：「索福利斯政府，是在技術上履行倫敦強國的機關，最後地喪失了它在國內僅存的威信」。

華萊士嚴予斥責

所謂「英語民族統治世界」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合衆社紐約訊：華萊士在十九日歡迎美前駐蘇大使哈立曼的宴會上，發表演說，斥責所謂英語民族統治世界之謬論。認為美國對蘇敲戰鼓為無得有失稱：「蘇聯知道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對蘇聯打算做什麼！蘇聯也知道，資本主義國家的若干軍人今天所想的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若干軍人認為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原子彈基地，龐大軍備，撥款和積極地開拓。」華萊氏繼稱：『姑且認為蘇聯在任何方面都不對，我還是要說：美國對蘇敲戰鼓，實在無得有失。我們與任何一國結盟，而與另一國對壘，不僅對本身無利，並且對於世界也無利可言。我們相信英蘇間即有衝突也可能友好和平調整。我們反對「美國世紀」或「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世紀」的任何觀念；即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在原子彈維護下，世界人民也不容忍任何帝國主義的復活。英語民族如有任何命運，這是服務世界而不是統治世界。』華萊士結論稱：『我們成功的共同機會，在於美蘇兩國貿易的大規模發展。我們的政策如以服務理想為目的，而接着以行動，資本主義國民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整個問題，即將不致成為摩擦的主導因素』。

反對食糧配給 東京市民示威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綜合東京訊：幣原內閣最近實行的飢餓食糧分配和強徵糧食事件，引起人民的強烈反對。據美聯社訊：東京公民食物管理委員會會員三百人，二十日在雨中舉行遊行示威，遊行者舉着招牌，寫着『勞動節』歌。行列從日比谷公園擁至市政廳。沿途高呼：『打倒反動的幣原內閣』，『消滅餓死人的口糧』、『從困苦的廚房中解放家庭婦女』。該委員會並遣派代表與首都區域知事（按等於省長）談判，要求合理管制東京食物與魚的分配。該委員會發言人稱：『政府於十六日恢復管制魚的分配，這意味着將更要減低公衆所得的魚配給量。』並要求『分配制度應民主化，應將權力置於消費者之手』。又訊：四原縣居民代表赴首相官邸，聲明他們反對政府土地法及強迫農民繳糧。

天津學生對東北問題 主張弄清眞象

不為反動份子所利用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天津訊：天津學聯所領導的天津學生運動，頗受各界擁護。該會所領導全市學生反對『甄審』，舉行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及遊行，轟動全市。在國民黨反動派利用東北問題作為反蘇反共藉口的期間，該會為使同學們清楚認識這一問題，會邀請張申府、李燭塵等氏講演，並號召各校同學舉行時事討論會，提倡對東北問題應先弄清眞象，審慎從事，反對反動勢力利用學生。在該會領導下，天津學生對東北問題有了較清楚的認識，而不願盲目附和。因此天津國民黨特務就想盡各種辦法，破壞學聯的信譽，甚至有以化名信在報上公開指學聯對東北問題為「多麼消沉，多麼冷淡」。學聯對此會在報上公開答覆，嚴予駁斥，並表示其對東北問題的態度，主張政府公佈東北問題眞象，反對任何勢力利用單純的學生。

察省第三批復員人員 即將榮歸故里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二日電）察哈爾省第三批復員人員一千五百餘人，將於本月二十五日前榮歸故里。察省政府、冀察軍區政治部及察省群衆團體，曾在宣化戲院舉行盛大之歡送會，聚餐看戲，極為熱烈。

美國人民 堅主美蘇團結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本月初，美國內出現一股反蘇逆流後，反對反蘇和要求與蘇團結合作的呼聲，亦與日俱增。據美新聞處新澤西州訊：基督教女青年會，十九日在大西洋城舉行大會時，通過一重要決議，力主美蘇繼續合作，並要求國務院繼續加強與蘇聯的友誼關係。決議稱：「本會公共事務計劃，係力促各國實行有效之合作」。

要聞簡訊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中央社訊：魏特梅耶十九日由平飛津。次日魏氏偕駐津美軍司令駱基飛赴朝鮮漢城。昨日上午由朝鮮飛至青島，稍作停留之後，即乘原機返滬。據訊：魏氏將於四月二日離華返美。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新德里訊：印度飢荒嚴重，如得不到四萬萬噸的米，將有五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印度人餓死。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羅馬訊：意退伍軍人，二十一日在陸軍部門外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生活費高昂與失業。當局令軍隊鎮壓，死傷多人。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路透社訊：美蘇協助建立朝鮮臨時政府之共同委員會，二十六日在漢城舉行首次會議。蘇首席代表西科夫發表演說稱：蘇聯的利益在於使朝鮮成為一民主與獨立的國家，並與蘇友好，俾朝鮮不致成為進攻蘇聯之基地。美首席代表霍奇稱：『信和平之共同努力，朝在道義上解決朝鮮之政治經濟或行政問題。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美新聞處上海訊：大連美國總領事史德根，前夜自大連返滬。據稱：彼曾得優美之招待，初步佈置業已順利完成，不久將派遣領事館人員赴大連。

（新華社延安廿三日電）紐約訊：紐約華僑青年救國團，近以祖國反動派掀起反和平反民主之逆流，著意打破政協決議，特向全國致電蔣介石氏呼籲並堅持政協會之一切決定。（原電略）

拉鐵摩爾氏主張 消滅日本戰爭潛力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美新聞處訊：美遠東問題權威拉鐵摩爾，近著文要求消滅日寇的戰爭潛在力。拉氏首稱：「任何人對東京之印象，必然以為一片荒涼，此種常情容易使人輕視日本捲土重來之潛在危險。」拉氏指出：「日本工業現狀，迄今仍較亞洲任何一國（除美國外）為佳，除非吾人立即處置此一問題，否則日本之工業可能成為一顆定時炸彈，可能在一定時期後轟然爆炸。」拉氏要求：「為了應付此一問題，必須沒收日本戰爭工業所建立之剩餘機器及工廠，將其分配給日本之亞洲鄰國」。

一個鐵路員工的家裡

——陳學昭——

正是最冷的日子——舊曆臘月裡，冰天雪地，一到露天，鼻孔邊和睫毛上都結了冰。

為了等待修理汽車，在營盤停留了四天。我借住在一家姓趙的鐵路職工的家裡，那是兩間（其實只能算一間）典型的東北貧苦人家的房子，草頂矮矮的。外邊的一間，推進門去，由於柴火的煙和熱氣的蒸發，使得你的兩眼模糊看不清。裡面一間有兩個炕，炕的一端擺着一些櫃子，兩個炕佔了房間三分之二的地位，剩下的空地方恰恰足夠安置一隻小小的菊花爐。除了趙先生到鐵路上工的時刻以外，一家七口人，吃飯、睡覺、整天、整夜都是在炕上過的。炕是熱的，每個炕通到外間用以燒水煮飯的爐灶。起初，我在他們的房間裏很不習慣，好像沒有一角可以安心坐下的地方，——也沒有一隻櫈子，特別是不慣於盤膝坐炕，一上炕，我就只好躺着，衆之炕是暖的，一躺下，就想瞌睡。我覺得東北老百姓的住屋不很衛生，一家老小都在一個炕上，有疾病一定是容易傳染，但後來，當我住過了一間南方式的房間，沒有熱炕，也沒有爐子，升一盆炭火，冷得我生起病來，才想到這些草屋，這些熱炕，對於一般老百姓，確實是既經濟又最合適的了。「入鄉隨鄉」，這眞是一句現實不過的眞理，你要是太主觀，你就只有碰壁。

趙先生夫婦都是三十七歲，長女已十五歲，次子十一歲，幼子約十個多月。他們夫婦都應當說是還年輕的中年人，但看起來，卻像一個小老頭子，小老婆婆一樣，蒼老而瘦削的面孔，灰白的臉色；甚至他們的心情，也像被酷冷的嚴冬所凍壞了的小草，剛剛經過陽春的風一吹，透出一點嫩嫩的芽頭。每當趙先生從鐵路上工作回來，躺在炕上，拿起一本「劍俠傳」或「濟公活佛」，便孜孜地讀起來；夜裏，在電燈光下，一直要讀到午夜，興緻好的時候，還要朗讀給他的兒女聽。莫問世事，這一定是十四年來，在敵人統治下，他習慣了的精神消遣：讀神經小說。無疑的，敵人長期的統治，在他們的精神上留有，束縛的摧殘的傷痕，這種束縛的傷痕，只有在他們能夠得到新的精神上的糧食和滋養，才使他們有力量正視自己的瘡傷，並自己來清算敵人所留給他們的毒害。他們需要正當的文化娛樂，以及使他們能夠使得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心，並學習為大衆，為自己而工作，關心別人一如關心自己，才是人類高貴而正常的生活，他們需要看一些說理的和描寫生活的書，趕快供給他們一些這樣的書籍，我想民主政府一定會注意到這件事情的。

趙先生告訴我，他在鐵路上任職已經十七年，最初在南滿線，調到西滿，又調到濱海線，十七年來，他沒有被提升過，因為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已經廿四歲，在敵人看來，他當然是受過中華民國教育的，而敵人是不歡喜受過中華民國教育的青年，還有他不會講日語，這在日本人看來，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缺點。這幾年來，他拿的一直是一百元的月薪，配給的是高粱米。一家大小吃不飽，穿不暖，湊合着打發日子。在偽滿時，鐵路上做着同樣工作，卻有幾種不同待遇：日本人，當然，那不用說了，他們是大老爺。漢奸特務，是敵人的爪牙，雜變的走狗，苦的是為了吃飯，不得不在敵人漢奸之下做着工的職工們，在日本人看來是不可靠的，『良心大大壞的』，是我們有民族良心的廣大的鐵路職工。『如果再不光復，那麼我又要被調開吉長線了，日本人不願意把我們放定在一個地方工作，時常要調來調去，每調一次地方，我們就變得更窮一點。最初我在南滿線上工作，離家很近，還有自己的二、三間草屋，夠自己住家。後來愈調愈遠，從此只好租房子住，沒有半間房子，也沒有半寸土地，單靠這點薪水過活，像我這樣的職工很多，日本人總要把我們弄得一乾二淨，使我們不能不依靠他們，服從他們。』趙先生帶着忿恨，接着說：『現在我們是像個人了，要是從前，不瞞你陳先生，我們衣沒衣，鞋沒鞋，眞見不得人呢！我這件大衣是八路軍來了以後，公家發給我的。孩子們的棉衣都是東北解放後做的』。

民主政府建立以後，交通馬上就恢復了，趙先生被提升為這一段鐵路的段長，他的薪水增加到一倍以上（以前偽滿時的那個漢奸段長早已逃走了），他們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吃得飽也穿得暖。『日本人在我們東北，不論土地、人力、物力，統統都搜括盡了，「出荷」、「抓勞工」、「勤勞奉仕」，……那一樣沒想到呢！小孩子們也可憐啊，如果再不解放，今年他們連我們的頭髮也來要了，每個老百姓要「獻納」二寸長的頭髮，』趙先生說着，又轉談到小孩子身上：『問問他們看，能唸上點什麼書呢？』

十一歲的男孩插下嘴說：『咱們每個小學生每年要繳幾斤豬血；去年，還要每個學生繳三張野兎皮。有一天老師領我們上山去捉兎子，找了好久，才找到一隻兎子，咱們大家趕去，趕了好半天也沒有趕得上，還有八、九歲的小學生，跑到山上就已經跑累了，那裡還有力氣趕兎子呢，也只好拚着命的趕……』

女學生也一樣要『勤勞奉仕』，一樣也要繳納豬血，去鋤草，上山採葯……一學期唸不上幾天書。男女學生必修的功課是日文。趙先生的長女曾經唸過偽滿的『國民高等』（等於我們舊制高小的程度），她拿出一本日語讀本給我看，並說：『如果日語不用心唸，就不能升級，往往因為考不好日語，被打耳刮子，罰跪……但我們的老師有時也對我們悄悄地說：『孩子們，用心唸滿語，（我們的國語，敵人稱為「滿語」），滿語將來總有用處。我爸也常說：我們是中國人，多認幾個中國字，現在沒有好書唸，將來總有一天能唸到自己的書。』『你們知道關裡的抗戰麼？』『怎麼不知道呢？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在鐵路上工作，被監督得更嚴，不許中國人之間講中國話，不許交頭接耳，還時常叫我們集合起來祈禱「聖戰」勝利，還有一星期三次的防空演習……』

趙太太搶着說：『到防空演習那一天，男女老幼都要提着水桶的，或拿着鋤頭的，到指定的場上去排成隊，日本子來檢閱，缺了誰，誰立得不像樣，有被用腳踢的，有被用皮鞭抽的：等到說是飛機來炸了，消防的，救護的，就都要做得若有其事。他們日本子可害怕飛機來轟炸：咱們不怕，咱們想，飛機來多炸死幾個日本子，讓咱們看看他們也有難受的一天。』

趙先生打斷他的夫人，說：『最近一年來，日本人的威風也沒有從前那麼大了，我們也看出日本人是漸漸的不行了，八月九日蘇聯對他們宣戰以後，鐵路上的日本人驚惶得很，我們偷偷的從十一日報上看見長春被炸。大約隔了四、五天，有一天，日本鬼子召集日本人唸詔書，不許中國人看。鬼子他們從來都是有什麼事不許中國人聽，也不許中國人看的。但是有一個懂得日本話的中國人偷偷的去看，看見唸詔書的日本軍官唸一下就哭起來了，嗚咽得唸不下去，換一個軍官上去唸。就知道總是日本投降了。後來，看見許多火車載着日本男女往東北方去了。但是老百姓還不敢抬起頭來，等到八路軍進到這裏，老百姓這一下可高興了』。

這時候進來一個約莫有五十多歲的老漢，趙先生介紹我說這是他們的鄰居，也是個鐵路老職工。老漢也來參加敘說他對於東北解放的興奮和快樂：『咱們總算盼到了好日子！多麼好的軍隊，從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隊伍，不打人、不罵人、一點也不驚擾老百姓，他們說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教出來的隊伍都是這樣好的。這地方很多年輕人都跟上他們去了，我的兒子也吵得不行，一定要去，也去了。大家都看這個部隊太好了，年青人都要跟得去』。

在我動身的上一天晚上，趙太太叮囑她的大女兒明晨早點起來生爐子，燒點開水，好讓我喝了水，洗了臉再走路，女孩子為着這件事情，半夜裏驚醒過來，開亮電燈，立在掛鐘面前，自言自語的說：『兩點鐘！』到了早上，她睡得很甜蜜，等她張開眼來看見爐子已經生起，抱怨她母親為什麼沒有叫她。

他們是清苦的，但他們的熱情和好意使我感動。當我動身的時候，趙先生夫婦送我到門口，帶着抱歉的口氣說：『我們沒有很好招待你，實在窮得見笑，再過營盤，一定來我們這邊玩玩！』

我說：『你們招待得我太好了！我相信再見你們的時候，你們生活得一定比從前好，現在你們已比從前過得好了，將來還要好。』

他們笑了。他們的女孩和男孩一直送我到汽車邊。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延安歸來（二續）

黃炎培

謹請大會在次列問項之決議，關於國民大會之日期本會同人意見未盡一致，本會茲不提。具體建議由政府斟酌情形決定。

二、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問題，請政府參照本會各參政員提案衡酌法律與事實，妥定辦法。務使國民大會具有極完滿之代表性。

三、憲法制定時，應即予實施，俾政府還政於民之旨早獲實現。

四、國民大會召集前，請政府從速採取次列各種措施：

（一）繼續採取可能之政治步驟，協調之精神，求取全國之統一團結，本會同人並盼中央方面亦深體統一團結之重要，使政府今後所採取之政治步驟獲得其預期之效果。

（二）保障人民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合法自由。

（三）對於各政治黨派依法予以承認。

（四）依限完成後方各省各級民選機關之設置以樹立地方自治之基礎。

（本會同人原有各提案及本審查會各委員所提之意見連同本決議案併送政府。）

這是本屆參政會國民大會問題之結果。

十、問你推測這件事的前途怎樣？

答：事實的經過，已詳盡報告如上文了。至於前途怎樣？我不想輕率地加以推測。祇認定兩點：（一）這一問題的利害，已經明明白白，更沒有懷疑餘地的了。（二）我人服務衛利於國，成敗應非所計。

延安五日記

日記我是從辛亥革命那年寫起的。但這五天的日記含有特殊意義，從延安回來，問我延安情形太多了，我無法一一口頭報告，在友誼上又不能不報告，發於良心的驅使，而有這回的奔走，我們的態度，絕對坦白的，為了國事，在公義上更不能不報告，特把日記來發表。

我的日記，是句句老實話，如果有人以為太這個了，也許有人以為太那個了，『見仁見智』對於諸君祇有報之一笑。

延安的一行，發動於六月一日，我們七個人——與褚輔成（慧僧）、冷遹（禦秋）、王雲五、傅斯年（孟眞）、左舜生、章伯鈞、公電延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國民黨與共產黨從速恢復商談促成團結，因此國共雙方在二月以前，本在商談。後來才停頓掉。延安覆電希望我們前去，經各方接洽的結果，決定一行。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一日（晴）

前兩天才決定今晨飛延安，內人維鈞用她周密而親切的心思，準備簡單而必要的行李，裝成一皮包，隨身帶着，晨七時，離開了重慶張家花園樓寓，楊衛玉、賈佛如、許苗八、尙丁等送到觀音岩，握手告別。維鈞陪我上小汽車，在這時候，二齡女當當大哭，一齡的丁丁呆看着，什麼都不懂。

我們汽車在九龍坡機場，得王雲五信，昨夜忽感寒，體溫高到一零三度，醫生力阻出門，結果我和褚、冷、傅、左、章六人同行。臨上機，先練習降落傘使用法，說一遇到敵機，這件東西是必需的。

九時三十五分起飛，自和維鈞結婚，將滿三年，這回還是第一次分別，因維鈞的富於情感，一時無法抑制，使我大感動。

機從晴明的天空中北行，白雲朵朵，現出蕭閒的姿態，像絕不了解世界正在打仗，我們正在忙碌着，嘉陵江一灣一曲，自北而南下，我們的機，迎着它直線前進，過了一個半鐘頭，飛機忽然升飛到八千五百公尺的秦嶺山脈來了。在八年以前，從上海飛西安，轉飛綏遠，勞軍，曾過秦嶺，這條山脈最高的太白頂比華山的嵋山都高。但在飛機裏俯視，只是樹斜着的青綠而滿着林木的大山。在白雲掩護中間一幅一幅在倒退，秦嶺以北又一片青綠的是平原，我們的西安，在馬不停蹄的飛行中過去了。

從重慶到延安，空程四百五十英里，飛機每小時行一百二十英里。

陝北一片叢雜的山嶺，一條延水自西北而東南，流入黃河，經過延安一段，兩道山脈隔着，兩岸背靠着山脈的，是延安的城市。

飛機選定了兩山中間一條最適宜的空中路徑，從遠處直線飛下，一落地，歡迎者成群而來了。

毛澤東、朱德、林祖涵、吳玉章、周恩來、鄧穎超、秦邦憲、張聞天、林彪、葉劍英、徐特立、李富春、楊尙昆、謝覺哉等等。

（待續）